杨继仁传记文学精选

中国的「敦刻尔克大撤退」

杨继仁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I25/784
K6

杨继仁传记文学精选

中国的「敦刻尔克大撤退」

杨继仁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的"敦刻尔克大撤退"/杨继仁著. -北京:人.民文学出版社,2002.4

ISBN 7-02-003743-7

Ⅰ.中… Ⅱ.杨… Ⅲ.传记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Ⅳ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7507 号

责任编辑:刘会军

责任校对:林 敬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中国的"敦刻尔克大撤退"

Zhongguo De Dunkeerke Da Chetui

杨继仁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http://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40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2

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ISBN:7-02-003743-7/I·2863

定价:12.00 元

目　录

张大千敦煌三年 …… 1
中国怒吼了 …… 90
中国的“敦刻尔克大撤退” …… 110
粉红楼主——公孙长子 …… 149
大海轰鸣 …… 181
君子之交 …… 201
——张大千和毕加索的会晤

张大千敦煌三年

一

广袤起伏的沙丘上，滚过一串串叮叮当当的驼铃声。

十余匹骆驼像秋来南飞的雁群，拉成长长的一串，往西慢慢而行。大雁南飞，前面有温暖的气候和肥美的水草；驼队西行，只有茫茫黄沙和赤裸裸的戈壁滩。

火红的太阳透过灰蒙蒙的天空，变成枯黄的圆球，与黄漠的世界融成一色。沙丘一个接一个，偶尔一些零零落落的骆驼刺，芨芨草，在闷热干燥的空气中挣扎着，给这块荒凉贫瘠的土地添加了一点令人心酸的活力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骑在第三匹骆驼上的一个中年人，抬起右手，轻轻捋了一下飘垂胸前的黑黑的浓髯，然后摊开手掌，嘿，又是一手细细的黄沙。他，就是名满南北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。大千先生轻轻一拍手掌，转过身去，紧随在后的妻子向他投来一瞥不满的目光，努着嘴唇想要说什么，又忍住了，在喉头嘟哝了几下。后面几个十多岁的年轻人，儿子心智，侄儿心德，学生刘力上正在东张西望，这垠垠黄沙总是看不到边……大千心中涌上无穷的感慨。他转过身来，撩了一下湖蓝色的布长袍，挪动了一下身躯，使身子稳稳地坐在毛茸茸的驼峰中间。

骆驼昂着头，慢悠悠地在黄沙上留下它莲花瓣儿般的蹄迹。

驼背轻轻摇晃，驼铃有节奏地发出“叮当，叮当”的脆响。大千扫了一眼前面望不到边的戈壁滩，看一下慢腾腾的“沙漠之舟”，左手指在宽阔的额头上摩娑了一会，然后微闭两眼，浓密的大胡子疲乏地躺在宽厚的胸前。

“叮当，叮当……”驼铃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一年五月的阳光下脆响，叮当，叮当，叮当……撩人思绪的铃声响个不停。

……七月，热风挟着热浪，不断地荡过昆明湖。翠绿的荷叶被风翻卷过来，露出嫩白的底面。水珠在光滑的荷叶上滚来滚去，反射着太阳七彩的光芒。身穿白色绸衣绸裤，着软底布鞋的张大千，站在湖边潮湿的草地上，手执毛笔，对荷写生。湖水澄碧，满塘清香。粉荷

垂露，盈盈欲滴；白荷戏珠，娇娇醉人。怒放的，嫩蕊摇黄；含苞的，欲言无语。空气像发了酵，暖烘烘，甜蜜蜜，蝉儿在湖边的垂柳上张大了口，“知了，知了。”

“轰隆，轰隆”，天际处传来一阵阵沉闷的炮声。

“天气这么热，还搞啥子演习哟。”他抬头望了望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，汗珠顺着丰满的脸颊跌了下来。

轰隆，轰隆……炮声响个不停，夹着刺耳的枪声，张大千困惑地直起身，四面望了望，放下了手中的画笔。

这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郊芦沟桥向中国军队猖狂进攻，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。抗日战争爆发了，历史翻开了残酷而悲壮的一页。

“七七事变”以后，张大千先生被困于颐和园。不久，他经过日本侵略者层层岗哨的盘查，返回城里，同夫人、子女、学生等十几人，住在西单胡同一所院门紧闭的四合院里。

年龄不到四十岁的张大千，立即成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拉拢利用的对象。在三十年代的画坛上，“南张北溥”之说为一般人所公认。南张指张大千，北溥指善画山水画的满清皇室遗族溥心畬先生。有的人还认为，张大千的花鸟可与花鸟画巨匠齐白石先生齐名，人物画则可与画人物驰名的徐燕孙先生并驾，所以又有“南张北齐”，“南张北徐”之称。这个大名鼎鼎的国画家无疑是侵略者想借重的贴金招牌。

蝉儿还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上张着嘴不停地叫唤，说客就登门了。

“八先生，久违了，久违了。”一个头戴白色凉帽的瘦高个人刚跨进张宅，见到张大千，赶忙抢前一步，亲热地抱拳致意。

“哦，金先生，你来了。”见到老朋友，张大千高兴地起身让座。

寒暄几句之后，来客看着张大千，笑眯眯地说：“香月将军要我代向八先生致意。”

香月，这不是日寇驻北平司令吗？张大千一惊，难道面前这个人成了汉奸！不会吧，他能诗善文，待人也挺不错。大千瞥了来人一眼，那张熟悉的脸上一副踌躇得意的神态，隐约还有一丝媚笑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张大千突然客气起来，身子在楠木雕花椅上往后挪了挪，像要拉开他们之间的距离。

姓金的没有觉察这个微妙变化，仍然口似悬河，来意从一张一合的嘴唇间流了出来。他谈到香月将军非常看重张大千，希望张大千出来做事，可以任其选择故宫博物馆馆长或者北平艺专校长，还可以在日本艺术画院兼任名誉职务。

“这可是了不得的特别荣誉啊！”

大千先生一听，故作惊讶，呵呵纵声大笑，然后轻描淡写地说：“金先生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本一介村夫，闲散惯了，平生最怕的是做官，也从来没有当过官，请你转告香月将军阁下，恕我至今初衷未改。”

来人脸上的笑容马上冻结了，稍一沉吟，立刻又春风解冻："八先生，你是熟读史书的，姜子牙在渭水垂钓几十年，耄耋之年仍登台拜相。初衷嘛，是可以改变的。当然，这件事可以从长计议。最近，香月将军为庆祝圣战连续取胜，准备在北平开一次中国历代名画展览。特托小弟转告，想借重八先生的藏画。"

"哎呀呀，你咋个不早说！前段时间我想到现在兵荒马乱，就托朋友将画运回老家四川啰。"张大千边说边想，借给你，岂不是肉包子打狗！好在我二十四箱名画早放在德国朋友处去了，你日本人总不至于到你盟友那儿去搜吧。

姓金的连碰几个软钉子，悻悻地走了。

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大千先生的眉头锁到了一起。这时，四哥张文修先生从里屋出来，张大千一掀长髯，深厚的声音蕴含着愤意，他对四哥说："想不到这个人成了这个样子！"大千背着手，在屋檐前来回踱步。"他说我熟读史书，不错，屈原说：'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。'八大、石涛在明亡之后，尚终身不仕清，我是中国人，给日本做事，岂不留下千古骂名？这样的事，无论如何我不干！"

一日，大千正与同乡晏济元在画室作画，一个朋友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，劈头一句话："金陵失守了！"什么，南京失守了，连中国的国都都失陷了？！这句话，刺得人心流血。画笔从他松开的手指里"啪"的掉在地上，在青砖地上流着黑泪。大家双目互对，茫然、愕

然、愤然。北平之大，竟已放不下一架画案！唉，“感旧已无辽海鹤，怀乡忽见蜀山鹃”，杜鹃啼血尚怀乡。“我耶……”张大千一声轻轻的叹息，双手掀髯，立定脚跟，愤愤地说道，“无论如何也要逃离虎口，南下回川！”

热风挟带着黄沙，迎面向张大千脸上刮来，他睁开微闭的双眼。眼前是一望无垠的茫茫大漠。

“哦，我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”

他用长袖遮住脸面，挡住风沙，扭头往后看去。风儿在沙地上打着旋，飞腾起一圈圈黄烟，顷刻，骆驼莲花瓣儿般的美丽蹄印，就被黄沙掩埋。夫人用一张绣花丝手帕捂住口鼻，向丈夫又投去一道忧怨的目光。

“我为什么到敦煌来哩，为什么……”张大千掉过身，弓着背，将身子埋在两个肉颤颤的驼峰中，准备继续他那漫无边际的往事回想……

“看，千佛洞就在前面！”带路的骆驼客打破沉寂，也打断了张大千刚刚拉出的思绪，用鞭子指着前面嚷道。

风停了，夕阳给嶙峋的三危山高峰披上一块红色软毡。听说终于快到目的地了，大家精神立即振奋起来，连夫人也高声问道，“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怎么看不到。”

“转过这道沙丘就看得见了。”

骆驼真会偷空，低着头啃着沙丘上稀稀拉拉的骆驼刺，茏茏草。

“咱们走吧。”骆驼客扬起手中的鞭子，大声吆喝起来。

骆驼加快了脚步，它们嗅到了绿草和清水的香味，小

跑起来。“叮当，叮当……”随着驼铃急促欢快的节奏，沙丘上又盛开出一行行莲花瓣儿。

二

夜空如罩，笼盖四野。莫高窟内外，如仕女头上的云鬓，漆黑一团。只有破窗纸透出了道道黄昏的灯光。

蜡烛的火苗扭动红红的腰身，缕缕轻烟消失在布满蛛网和尘埃的屋顶下。

“在成都，我听人说，这里是‘早穿皮袄午披纱，围着火炉啃西瓜’，果然如此。”张大千兴致勃勃，眸子里跳跃着火苗。屋子里的人身上都加了一件薄马褂，还觉得寒浸浸的。大千看了一下全屋的人，问儿子心智：“你母亲睡觉去了？”

“她累了。在隔壁土炕上临时搭了个铺，睡去了。”儿子从屋角的阴影里回答，嗓音里还有一股稚气。

“也好。一路上我看她悲天尤人，出来开开眼界有啥子不好。”

戈壁的夜，格外黑，也格外静。只偶尔从屋外传来几声不连贯的驼铃声，天一亮，驼队又要从原路返回。

大千坐在桌面裂开了缝的方桌前，烛光一闪一闪，他脸上一明一亮。左手习惯地托起长长的胡子，右手指小心地在上面梳理。胡子，有人说，它是张大千的一大特征。从十八岁起，他便蓄起了连鬓胡，自称张髯，人称美髯公。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写诗赞道：“其画若冰雪，其髯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独森严，横笔行天下，奇哉张大千！”三八年五月，他逃离北京到达上海，为了不使人认出他来，也不管节令合不合，用大围巾罩住胡子，仍然不肯忍痛割爱，将它剃掉。

托在手掌上的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，又黑又亮。心里的思绪也像掌上的长髯，被梳理出来。

“这次到敦煌，加上工人、厨子共十人，行李好几百斤，我将这么多人弄到这儿来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”他似问非问，两眼盯着烛光出神。

“千师，你在成都不是说到敦煌来临摹壁画吗。”刘力上冒冒失失地急忙回答了一句，他是张大千“大风堂”画室的入门弟子，也是大千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。

“这是原因之一。壁画，我们中国到处都有，为什么单单到敦煌来呢？”

大家一下哑了。

“在成都，就有人来敲我的破锣，说：“西出嘉峪关，两眼泪不干，前望戈壁滩，后望鬼门关。又有人说，这一带戈壁连绵，风猛沙大，缺水少食，而且历来兵匪难辨。说我何必抛开繁华的锦城，去那不毛之地？”张大千边说边脱掉圆口布鞋，将穿着布袜子的脚盘在双膝下。

大家都会心地互相看了一眼，大千师的话闸子又要开闸了。

坐舒服了，大千先生浑厚的男中音撞击着空荡荡的四壁：“我回答他们，我要试学唐三藏，还不能到西

天？十几年来，我三上黄山，二攀华山，听过三峡猿啼，看过东海波涛，未必连敦煌都不敢去？”一丝笑意在嘴边稍现即逝：“其实，我也晓得这里苦，汉代名将班超就上书汉武帝：‘臣不敢望酒泉郡，但愿生入玉门关。’他在漠北征战二十余载，战功赫赫，还不想把老骨头扔到玉门关外。古诗也说：‘阳关万里遥，不见一人归。惟有河边雁，秋来向南飞。’我又不是傻子，甘愿来此餐风露宿，忍饥耐渴。其实，我北出嘉峪，礼佛敦煌，不是突然心血来潮，而是由来已久。”

夜更静，更冷了。侄儿心德又点燃了一支蜡烛，安放在前一支烛泪上。

“早在民国十三四年，我跟随你们太老师李梅庵，曾农髯习画学书。有一次，我游上海城隍庙的旧书摊，买到几件从敦煌流散出来的东西，其中有一张天女散花图，是赝品，但它的格调就非同凡响，特别有味。后来在苏州网师园仿其笔调画了几张，大家都说好。民国二十三年，你们陆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那张‘天女散花’，可说是这部作品中最伟大最名贵的作品，他以前也画过两张，都给人出高价购藏。”张大千随口背出好友陆丹标写的《我看大千先生的画》中的一段，头微微一昂，眼中闪现出自负的神采。

“后来，我多次听人谈起敦煌，又看了一些资料。这次从北平逃出，在青城山上，看到天师洞里的雕塑栩栩如生，很有功力，当然，成都武侯祠里的也不错。便决定经广元千佛岩，天水麦秸山到敦煌莫高窟。去年深

秋溯嘉陵江北上，刚到广元，你们二老师从欧、美举办抗日募捐画展回来，十多天就不幸亡故，我当即返渝奔丧。直到今日，才如愿以偿。”

说罢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意。

突然，张大千话锋一转，问：“今天下午初到莫高窟，你们有什么感觉？”

感觉？初来的感觉还那么新鲜地烙在每个人的脑子里……骆驼一溜小跑，转过沙丘，突然，绿色，充满生机的绿色出现在黄色的世界中！啊，大家不禁从胸腔深处挤出狂喜的呻吟。这就是跋涉万里的目的地——莫高窟。

清清的流水神奇般地在小溪中缓缓流动，挺拔的白杨，葱茏的杏树在蓝天下格外迷人。金灿灿的太阳——莫高窟的太阳照耀着成千上万的壁画和彩塑，交相辉映，形成绚丽无比的色彩的世界，像锦绣，似瑰宝！大千先生踉踉跄跄跨下骆驼，跌跌撞撞向前跑了几步，双臂高扬，张嘴大笑，胡子在胸前索索抖动。在泰山，他曾这样追逐辉煌的日出；在黄山，他曾这样拥抱飘逸的云海。今天，狂喜的心一下熨帖在这颗灿烂的明珠上！

这就是感觉，最新的，令人震栗的，使人喘不过气的感觉！

狂喜过去，这群远方来客开始冷静地审视这沙漠宝窟。敦煌莫高窟，俗称千佛洞，建于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的峭壁上。在三里多长的断崖壁上，排列着重重叠叠，栉比相联的石窟群。这颗拥有近五百个洞窟，四万

五千平方米壁画，二千多尊造像，五座唐宋木结构建筑的沙漠明珠，尘封灰掩。窟前堆积如山的流沙，几乎淹没了下层全部洞窟；断垣残壁，比比皆是；空荡幽暗的洞窟里，壁画正在疏解剥落……张大千两臂一松弛，落了下来，疲软地挨在长袍上。满目疮痍——这是他们第二个共同感觉，更深刻更长久的感觉。

世界，是这样微妙，同一事物会给同一个人留下一组互相矛盾的感觉。

蜡烛“劈啪、劈啪”地爆着灯花，向上窜出欢快的火苗，下面却流出一摊悲戚的热泪。

“莫高窟，它有辉煌的以往，凄凉的现在。”大千先生打破了屋子里长久的沉寂：“——心德，换一根蜡烛。”

室内重新明亮起来，随着大千先生浑厚的嗓音，莫高窟悠久而灿烂的历史，被烛光一段一段照亮了……

一千五百多年前。茫茫黄沙上，乐僔和尚拖着疲乏的两腿，又饿又渴，艰难地跋涉着。一队满载丝绸、瓷器的波斯商队沿着古丝绸之路，从乐僔和尚视线所及的地方缓缓走过。“救命啊，救救命啊！”乐僔微弱的求救声消失在干涸的黄沙中——他的嗓子快干裂了。波斯商队没有听到呼救声，逐渐从乐僔和尚的眼睛里消失。落日像一个血球，它的余晖反射在东面不远处一座光秃秃的山峰上，红光四射。是佛的圣光？是佛指引的圣地？乐僔和尚聚集全身的最后力量，向那座金灿灿的山——三危山爬去。啊，清泉，活命的清泉！乐僔和尚不顾一切

地连衣滚进溪流中，大口大口地吞着清澈冰凉的溪水。垂危的生命获救了，一个宏誓大愿在乐僔和尚的心中扎根——在这块沙漠绿洲上修建佛教道场。不久，乐僔和尚用化募来的钱，在三危山敲响了旷古未闻的开山凿窟的铁锤声。自此以后，自魏晋，历经隋、唐、宋、元各代，我国成千上万的工匠，民间艺术家，僧侣，信士，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，凝结成了这颗艺术王冠上璀灿夺目的明珠，给后人留下了一部辉煌丰富，充满生命力的东方文明艺术。

莫高窟，是一个从神到人，从九天到地狱，无所不包的艺术大千世界。

历史像屋外的溪流，无声无息地流淌，滋润着这些探索者的心。起风了，大佛殿飞檐下的铁马铃飘响起来，叮当，叮当……风越来越大，一个，二个……许多铁马铃响了起来，使这群探索者好像亲临千军万马在厮杀的战场……

西夏入侵者的号角“呜呜”直响，彩旌大纛迎风猎猎，铁骑扬起漫天黄尘。铁蹄声，马铃声和厮杀声响成一片，声震大漠。公元一〇三五年，北宋的百姓提包携子，纷纷向嘉峪关逃去。西夏人的铁蹄快要逼近莫高窟，和尚们在逃难百姓的帮助下，慌忙将莫高窟历代的经卷，画幅，手抄本，契约等三万余件藏在一个洞窟内。然后用土基把洞口堵塞，再在上面画上救苦救难的菩萨像。人们渐渐远去，心中暗暗祈祷：“佛啊，望你保佑它们不要落入西夏人之爪。”岁月流逝，藏宝者一

去不复还，宝藏有幸躲过西夏人的抢掠，却不能……

风渐渐停了，千军万马偃旗息鼓。铁马铃稀疏的铃声，细脆悦耳，在寒夜中余音袅袅。

“清光绪二十五年，二十六年之际，”快到半夜了，大千先生的精神还那么好：“千佛洞的住持王圆箓偶然发现了这个藏经洞，便将此事呈报给沙州道员，道员又呈报给巡抚。看来，这个巡抚肯定是天下第一号糊涂官，认为要用七辆骡车去拉这些破烂货，太不划算。七辆——”大千将右手食指弯成七字，“多大的数字！于是下令就地保管。这下就肥了那些外国人。光绪三十四年春天，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他的师爷蒋孝琬的带领下，花言巧语，只花了四锭马蹄银，王圆箓就让他挑选了三十四大箱宝物。其中随便一件，都大大超过这一点钱。多聪明的洋大人，白花花的马蹄银——”嘲讽揶揄从张大千的黑胡子中流出。突然，他一振胡子，从条凳上站起，大声地说：“强盗！一个二个都是强盗。法国人伯希和，俄国人奥勃力切夫脚跟脚地跑了来，我们中国的宝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这些强盗抢走！”

大千先生背着手，从屋子这角黑暗踱到那角黑暗。大家看到平日幽默开朗的大千师发火了，心里一下明白了许多事理，都一言不发。

蜡烛在流泪。铁马铃稀疏的余音，在清冷的寒气中拉得又细又长，如怨如泣。

“不晓得我们的政府到底干啥子？”问谁呢？连张大千自己都不清楚，“在成都听人说，近几年还有一些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